

# 夏天·夏天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此书献给我的女儿羔羔——  
我曾经答应她  
要写一部适合乖孩子阅读的书



著/绘



# 夏天 夏天 夏天

荆歌 著/绘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天, 夏天 / 荆歌著/绘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09.3

ISBN 978-7-5339-2736-3

I. 夏… II. 荆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7707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  
封面及扉页泥塑 倪 虎  
装帧设计 水 墨  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## 夏天, 夏天

荆 歌 著/绘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60千字

印张 7.5

插页 2

印数 1-20000

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736-3

定价 **18.00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 
录



第 一 章	我爱夏天 .....	001
第 二 章	肚皮上的五角星 .....	007
第 三 章	蛙歌与蝉唱 .....	020
第 四 章	透过芭蕉叶的光线 .....	030
第 五 章	暴雨如注 .....	042
✓第 六 章	露天电影 .....	052
第 七 章	雷雨之夜 .....	075
第 八 章	歌 .....	084
第 九 章	酒 .....	093
第 十 章	演出 .....	101
第 十 一 章	输血 .....	107
第 十 二 章	蓝花布头巾 .....	118
第 十 三 章	乐果 .....	128
第 十 四 章	通通风,晒晒太阳 .....	136
第 十 五 章	口琴 .....	143

第十六章	老鼻子安息	158
第十七章	信	170
第十八章	考试	181
第十九章	坏消息	186
第二十章	无根的云	193
第二十一章	礼物	198
第二十二章	阿嚏	210
第二十三章	芭蕉茎块	216
第二十四章	沙扬那拉	222
第二十五章	船儿出发了	230
后记		235

# 我爱夏天

第一章



春天已经过去了，夏天快要到了。

几乎所有的人，都热情地讴歌春天。是啊，春天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吐绿，绿像婴儿的微笑一样在各个枝条上绽开来。有许多花也在春天开放，在房前，在屋后，在那些你所料想不到的地方。鲜艳的色彩蝴蝶一样向你飞来——那是一些很大的花朵，它们忽然闪现在你的眼前，真的像是一只只翩飞的蝴蝶；而那些小小的花朵，当然不会这样惹眼，但它们却能散发出醉人的芳香。看那些芳香的小花在春天的风中摇曳，你会突然感到内心有些忧伤——我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我常常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忧伤。

不过总的说来，我是一个并不喜欢春天的人。那是因为，我一到春天，就会犯困。

那时候，正巧爸爸邮购来两本日语广播教材，他决定要我跟

着他(其实是跟着收音机)一起学日语。爸爸的这个决定,遭到了外公的反对。外公摸了一把他的蒸笼头,说:“什么话不好说,偏要去学说日本话?日本人最坏了,我一听到日本话就会头晕!”

我看到外公的头上汗更多了,他的头确实太像是一架蒸笼了。我曾经想,要是将几只馒头放到外公的头上,说不定就能蒸熟了。

外公一边出着汗,一边闭上眼睛说:“我已经开始头晕了,你们还没说日本话,我就头晕了。我一听到你们要学日本话,我的头已经晕了。”

我知道,外公的头晕一定是真的。外公的故事对我都说过一百遍了,他说,他那时候被日本人拉去当壮丁,在蹚过一条河的时候,外公撒开腿就逃跑。这时候几个鬼子还在河里,他们在河中央就举起枪来向外公射击。他们没有打中外公,却把外公头上的一顶草帽打飞了。外公说,就像是一只蜜蜂从他的耳边飞过,他都感觉到子弹擦着他的头皮了。外公没有被打死,却吓出了头晕病。从那以后,外公每个月都要发一次头晕病。发病的时候,外公什么都不干,只能躺在床上;外公什么都不吃,就是吃明矾。外公说,要是不吃一点明矾,天地就会转得他在床上躺不住,他就会从床上掉到地下来。“明矾好吃么?”我问外公。外公说:“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,我是把它当药来吃嘛。它当然不好吃,它涩嘴,一吃它,嘴都麻木了。但是,吃了它,天地就转得不那么厉害了。”我曾经偷偷地取来一块明矾,把它当冰糖放进嘴里。外公说得没错,它一下子就让我的嘴麻木了。我搞不懂这么难吃的东西,妈妈怎么会天天将它往水缸里放。虽然它能使水变清,但是,它这么难吃,会不会有毒呢?

爸爸对外公说：“你听到日本话就头晕，这是不对的。过去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，这是不错的，但那账要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头上，那不是日本人民的错，我们和日本人民应该友好。今天，日本首相不是还到中国来访问么？周总理不是还跟他热烈地握手了么？报纸上不是说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么？”

外公说：“跟日本人友好？我想不通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现在想不通，以后会想通的。”

外公说：“我的娘老子都是被日本人杀死的，我的姨妈还被小日本强奸了呢，要跟他们友好，我以后也不会想通的！”

爸爸说：“你想不通，你的下一代会想通的。”

外公说：“就是跟日本人友好了，也不要说日本话呀！”

爸爸说：“不说日本话，怎么跟日本人民交流呢？”

外公说：“可以请翻译嘛！”

爸爸说：“谁都不学日本话，哪来的翻译呢？”

外公说：“那就让日本人学说中国话！”

外公的倔劲逗得我们都笑了。最后，我们和外公之间达成了这样的协议：当我们收听日语广播讲座的时候，外公的耳朵里就塞进两团棉花。外公高兴地说：“这样清静多了！”

对，学日语正是在春天。

而春天是犯困的季节。听半小时的广播讲座，真是受罪。我坐在爸爸对面，一次次将自己的脑袋磕到桌子上。我像个磕头虫。我当然不是在向爸爸磕头，我是实在抵抗不了瞌睡虫，一个接一个地打瞌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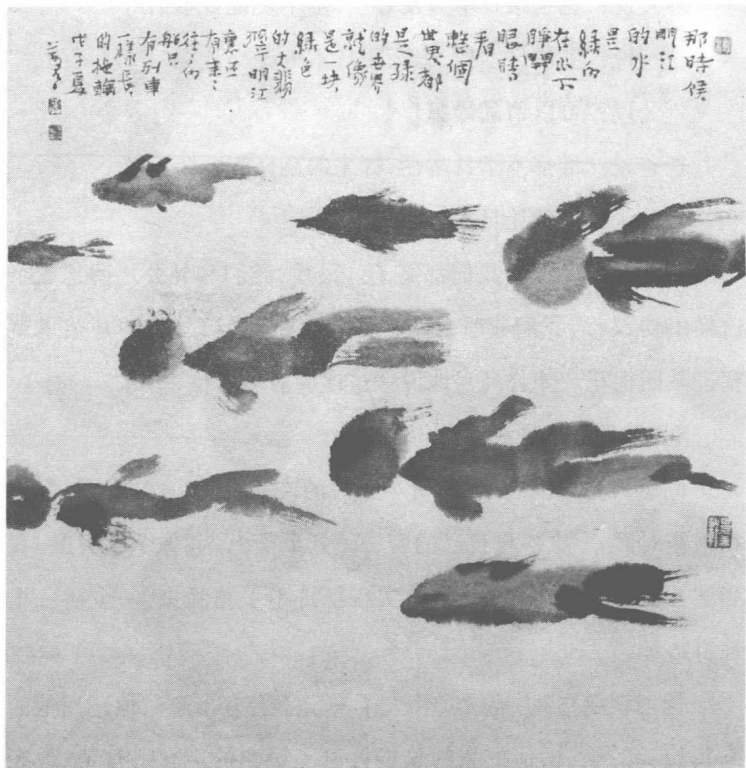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就要骂我，他说我长大了一定不会有出息。他还用他的拳头打我的脑袋，他把我的脑袋打出了很响的声音。打了，他还



说：“你听听，声音像木鱼，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！”

因此我更喜欢夏天。

夏天我们可以去宽阔的明江里游泳。放暑假了，每天下午我们都直奔明江而去。我们一到岸边，就把汗衫往地上一扔，跳进明江里去了。那时候明江的水是绿的，在水下睁开眼睛看，整个世界都是绿的，世界就像是一块绿色的大翡翠。明江里还有来来往往的船只，有列车一样长长的拖轮。每当有拖轮来时，我们就感到特别兴奋。我们向这“水上列车”游去，一把将船舷上挂着的橡胶轮胎抓住。这样，船就带着我们向东或者向西而去了。船速往往很快，橡胶轮胎挂得又高，因此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凌空飞翔。不



过,我们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,那就是:当我们一把将船舷上的轮胎抓住时,我们的裤子突然掉了下来。我已经说过,由于船速很快,船在将我们带走的同时,却企图让我们把裤子丢下。我们不得不迅速松手,重新回到水里,踩着水将自己的裤带系牢,然后再去抓船舷。

更不愉快的事是,当船上的人发现我们后,他们会提起一桶水向我们没头没脑地浇过来。他们这样做,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拉着他们的船。他们想用一桶水将我们冲走,他们真是想错了。我们虽然被水冲得睁不开眼睛,但是我们决不松手。于是船上的人会拿起一根篙子,过来抽打我们。我们这就要松手啦,再不松手,就会挨打啦。

有一次,船上人没有用竹篙打我们,他只端起一桶水,向我们头上一浇,我们就松了手。原因是,我们闻到了这桶水里的尿臊味。明伏第一个尖叫起来,“尿!尿!”他尖声叫着,我们便一齐松了手。我们沉到了很深的水下,我们要在水里把头上的尿洗掉。

我第一次跟着明伏、胜其他他们拉拖船时,很担心地问:“我们被拖船带出去好几里路,我们怎么回来呢?我们游得回来么?”我对自己的体力很没有信心,我的腿细细的,看上去很没力。

明伏以一种不屑的神情对我说:“你真是个傻瓜!为什么要游回来呢?你既然让拖船带着你去,不会让它带你回来么?”

胜其乘机也骂了一句:“你真是个傻瓜!”

因此我们总是抓着拖船,直到发现一条反向行驶的拖船,才松开手,去抓那条驶回家里的拖船。有时候,因为没有及时出现往回走的船,我们到家已经天色大黑了。河码头上的几个人影,已经辨不出谁是谁的妈妈了。

你看，我们的夏天确实要比其他季节有趣多了。

尤其是，当夏季来临时，大赤膊和他的席草船就要到我们小学校园里来了。

大赤膊年年夏天都会来。

大赤膊装来满满一船席草，到小学操场上来晒。

大赤膊的席草，散发出粽叶一样的清香。

大赤膊在我们小学操场上，用他的席草画出一把把扇子。一把把扇子在大操场上铺展开来，扇子把操场覆盖了。操场上有几千把扇子。

大赤膊整天打着赤膊，他像是从来都没有一件衣服似的。

他的皮肤黑得像酱肉，黑得像黑人。第一次靠近他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伸出一根手指，在大赤膊的手臂上抹了一下，然后我又将这根手指在自己的汗衫上擦了擦。我想看看我的汗衫上会不会擦上一道黑颜色。

大赤膊早晨把席草晒到操场上，晚上把席草收回他搭起的油毡棚里去。

大赤膊说，至少要半个月，才能把这一船席草全部晒干。而一个夏天，他要在这里晒五六船席草。

他总是一个人来，一个人去。

他来的时候是黑的，走的时候更黑。他是被白天染黑的，却像是从黑夜上面剪下来的。

# 肚皮上的 五角星

第二章



肚皮上的五角星 007

这次，大赤膊却不是一个人来，他把他的儿子也带来了。

他把他的儿子放在高高的席草堆上，因此我们老远就看到了这个陌生的少年。他坐在两层楼高的席草堆上，就像屋顶上的一支烟囱。绿色的席草，白色的少年，在一片蓝色的天空下向我们过来了。

“大赤膊！大赤膊！”我们叫着大赤膊的名字，其实我们内心，更在向这个皮肤白皙的少年发出热情的呼唤。

大赤膊的儿子也打着赤膊，我们很自然地就叫他小赤膊。

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，小赤膊的皮肤这么白，在阳光下简直耀眼。他一点都不像他的爸爸大赤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
我爸爸曾对小赤膊说：“你爹那么黑，而你这么白，你恐怕不是你爹生的吧？”

小赤膊对我爸爸说：“你才不是你爹生的呢！”

我爸爸火了，抓起根树枝要打小赤膊。可他哪里追得上小赤膊，他追了几步，就把腰闪了。他扔了树枝，捂着腰，大声地骂着小赤膊。我目击了这一切，我一点都不同情爸爸。相反，我觉得他作为一名小学教师，嘴巴这么脏，真是丢人。看到他因为腰不能动而身体僵直着，我不由得笑了起来。爸爸看到我笑，就迁怒于我。他骂我“讨债鬼”，他扬言今天不给我吃晚饭。

小赤膊告诉我，他的皮肤完全像他的妈妈。他妈妈就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。小赤膊说：“我们的皮肤天生就是白的，一天到晚晒太阳也晒不黑，最多晒红了，脱了一层皮，又露出白白的肉来了。”



可是小赤膊不喜欢他的妈妈，他表示，他宁肯像他爸爸大赤膊一样黑，最好黑得像炭一样，像墨汁一样，也不要像他妈妈那样白。小赤膊说，他曾经决心到太阳底下把自己晒黑。他在盛夏的阳光下站了差不多一整天，他几乎要晕倒了。太阳将他的皮肤烤得生疼，“它在吱吱地冒油。”小赤膊说。可是太阳还是没有把他晒黑。他脱了一层皮，又变得白生生的了。

小赤膊在说到他的妈妈时，神色有些黯然。

“你为什么不要像你妈妈呢？白不好么？”

“我要像我爸爸！”

“像妈妈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听我外公说了，男孩像娘，女孩像爹，这才是有福气的。”

小赤膊站了起来，他说：“不要再说这些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觉得小赤膊的脾气有点怪。

但是，我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，我整天跟着他，因为他，我疏远了明伏、阿意、胜其他们。只有菊有时候还跟我一起玩。

小赤膊看到我口袋里装着日语广播教材，他拿过去看了半天，瞪大眼睛问我说：“这书是你的么？”

“是我的。”

“这上面很多字我一点都不认识，这是你们的课本么？怎么跟我们学校的完全不一样？”

我告诉他，这是日本字。

“你能看懂日本字么？”

“我正在学。”

“你学它干什么？”小赤膊大叫起来。

我叹一口气说：“谁愿意学它，是我爸一定要我学的。”

“你爸真不是个东西！”

我也觉得我爸不是个东西，但是，我不愿意小赤膊这么说他，他这么说我爸爸，就是对我的不尊重。我于是对小赤膊提出强烈抗议，我说：“你要是再当着我的面说我爸半个‘不’字，我就对你不客气！”

我为自己突然涌现的豪气而惊异。要对他不客气，怎么个不客气呢？是打架么？那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虽然小赤膊并不高，但他比我壮实多了，他几乎没有头发，他剪了个接近光头的发型，但他的脑袋看起来还是比我的大。他的拳头也比我大，胳膊也比我粗，要是和他打架，我占不到半点便宜。

但小赤膊还是向我表现出了屈服。我说要对他不客气，他没有吭声。我知道那不是因为他怕我，而是他比较在乎我的友谊。他是为友谊而做出了让步。世界的秩序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。

在我们之间，出现了暂时的沉默。

最后，是小赤膊率先打破了这种沉默。他说：“我不再说你爸了。可是，你听我的话，不要学什么日本字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小赤膊说：“日本鬼子有多坏啊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”

“可我爸说了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，和日本人民无关的。”

“日本军队当年到中国来干了多少坏事啊！日本军队不是由日本人组成的么？怎么说跟日本人民无关呢？”

“可我爸说了，日本现在和我们友好了，日本首相都来中国访问了，周总理还跟他亲切握手呢。”

小赤膊像我外公一样固执，他说：“我就是恨日本人。我爷爷

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日本人用铁丝穿过爷爷的锁骨，把他吊起来，下面点起一堆火，把爷爷给活活烤死了。”

我觉得非常悲哀，我说：“如果我不学日语，我爸会打我的，他会打断我的腿的。”

小赤膊宽容地说：“那你就学吧，学好日本话，将来到日本去当地下党，去获取日本人的军事情报，为祖国作贡献。”

我被小赤膊出乎意料的说法逗笑了，我说：“将来你可不要把我当汉奸啊！”

乌云散开了，太阳又出来了。

我们一起朝小学大操场奔去。我们要去帮大赤膊把席草晒出来。

大赤膊已经在忙碌了。

他乌黑的后背低弯着，他把一捧捧的席草散成扇形，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他像是在打开一把把折扇。

粽叶一样的清香在操场上空飘荡。这是一种新鲜而亲切的气味，是夏天特有的气味，是我少年时代特有的气味。

我和小赤膊一起，帮大赤膊晒席草。我们学着大赤膊的样，跟在他底片一样的身影后，将一把把席草刷地撒开。但我干得很不好，我不能将席草撒成一个好看的扇形，我把席草都弄乱了。相比之下，小赤膊干得要比我好得多，他的动作虽然远没有他爸爸大赤膊潇洒，但他总是把每一个扇形都搞得像个样子了。

走出乌云的太阳，把大地上的湿气都晒得蒸发起来了。整个大地都像是在冒着腾腾热气，就像我外公的光头。我感觉到我的汗背心已经粘在我的身上了，它使我的身体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。



这时候小赤膊对我说：“你干脆把汗背心脱掉吧！”

我就脱了汗背心。这时候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三个光着上身的男人(想到这个词,我有点骄傲,难道我和小赤膊不是男人么),这三个不同肤色的人在金子一样的阳光下弓腰干活,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

是的,我们三人的肤色不尽相同。大赤膊的黑,已经不必多说了;小赤膊的白,你也已经有所了解;那么我呢?我虽然和他们一样光着上身,但我看上去却仍像是穿了一件汗背心。我刚才把汗背心脱了,但是,汗背心的印迹却留在了我的身上。由于平时我一直穿着汗背心,所以这地方一直没有被阳光晒黑。而晒黑的是裸露出来的皮肤:肩和手臂。“嗨,你看上去还穿着汗背心哪!”小赤膊这么对我说。

由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,我们用纸剪了几个五角星,把它放在肚子上。而我们则在炽热的阳光下躺了下来。我们的肚子上顶着五角星,我们承受着阳光的曝晒。我们相信,这样晒上一天,五角星就会印在我们肚子上了。

我们为这件事而感到高兴。等大赤膊走了之后,我们并排躺在清香的席草上,就像躺在草席上一样。本来草席就是用这些席草做的嘛!大赤膊不仅晒席草,他还是个编草席的能手。你看他坐在油毡棚的门口,不紧不慢地编着。他竟然能将草席编出惊人的图案来。他用绿一些的席草和偏黄的席草,镶拼出牡丹花、鲤鱼和明虾。今年他编出了一张很大的草席,他们父子两人一齐躺在这张席子上,都显得绰绰有余。

起初躺在席草上的感觉真是不错。地气在阳光下升腾,天空是那样的高远。阳光炫目,操场边的树木,在炫目的阳光下显得有